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舉人臣秦　朴

皇清文頴卷十一

說

八音樂器說

誠隱郡王允祉

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探其體要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葢生於人聲成於樂器而宮調運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

有厚薄重輕之差匏竹有空竅短長之别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聲調土樂則中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㽜絲與金石為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為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為一類所以為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倫律呂陰陽之體叶宫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為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積容受分量較其厚薄重輕古有特鐘特磬編鐘編磬

又有鏞鐘鎛鐘金錞金鐲金鐃金鐸後世變為方響雲鑼之類其為體也雖各不同而為用則一器獨限一聲而已匏之器曰笙曰簧大者為巢小者為和又曰竽盖古者皆以匏攢衆管而近世不用匏以木代之月令曰調竽笙箎簧則與竹音並列久矣土之器惟壎有頌壎雅壎之異樂記所謂德音之音也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為準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黄鐘而得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弗得不和其大者為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小者為鼗鼓應鼙相鼓㨂鼓又變為要鼓杖鼓羯鼓銅鼓國語曰木以節之上古惟柷敔後世增為舂牘又變為拍板要之革與木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為主虞書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是也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為主商頌所謂嘒嘒管聲戴記所謂下管象舞夏籥

序興是也凡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未有不以絲竹為要領者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為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

歸於律吕之位而各應於律吕之宫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排簫具十二律吕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吕共為一十有六管各一聲備聲字清濁之二均合於鐘磬而為諸樂之主宰其餘為簫為笛為箎為管之屬而匏之器同施於竹其制為笙要之其體皆自黄鐘之倍半而生其設孔也則又自律吕相和而成故備聲字清濁於器而得適於用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

音之樂五聲二變為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嶽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琴與瑟後變而為箏為筑為琵琶為月琴之屬而琴瑟最正記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三禮圖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類所言體制雖殊而大絃則皆起於下

徵之分取音必合於三分損益之法其聲位始正蓋絲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形質之大小也令列諸樂器所得之度分所應之聲字而辨其體用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呂五聲二變之正而衆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古之樂器不得其實即今之樂器而索之律呂宮調其聲字無不符合者正由三分損益之理為之體而隔八相生之義

為之用故也至於諸樂之器數形體孔徑度分古今稍有更變者益緣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而後世備衆聲於一器當其一律為一聲則合七律為一均而不見有餘及乎備衆聲於一器則一器名為一均且或一均而該衆調而不見不足今古雖殊其器一也器即不同其理一也是以聲音之微妙全在虛實之分虛者氣之所發而實者體之所存氣與體鼓動之間而天地之和應焉在氣數或閱因革而有變更聲氣之元則亘古今

而無新故寓諸八音而氣以行焉體以成焉推之六合之内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并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爰考古今諸樂之異同詳其制於各篇之内因取八音之大綱約於一篇而總序之云爾

古今易說

陳廷敬

易於六經最古遭秦焼書以卜筮獨得存最為完書最古而完而今所傳者特為淆亂視他經為甚焉樂既散亾二禮經晚出雖闕然幸不為後人所亂書得之孔子屋壁詩頼諷誦以存雖不無殘脫然考詩書之序或皆繫於篇末或自合為一篇其始皆不亂於正經書自孔安國詩自毛公始別序入經冠之篇首朱子除其序各合為一編以置經外而復詩書之舊焉春秋一經三傳

初皆別行漢以來儒者欲省學者兩讀至以公穀配經左氏分傳附經之年朱子雖未及詳定而亦別出左氏經文葢將以復春秋之舊也經之存者五惟易最古而最先亂已而幸正之卒又亂焉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葢古經也漢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令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為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漢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

彖不連經文者猶在也至魏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别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程子作易傳因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考訂古今釐為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而呂氏大防周易古經上經一下經二上彖三下彖四上象五下象六繫辭上七繫辭下八文言九說卦十序

卦十一雜卦十二王氏原叔家古易本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東萊呂祖謙則定為經二卷傳十卷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

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之言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正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説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而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古經復正之説而又不言其不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刺不明至今三百年餘未有能正之者也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

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於世今家傳戸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諸人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此集諸儒之說非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之書儼然朱子之書世之學者遵信之而不復知其舛謬之若此也葢易之最古而完者及今猶可考見故與世論焉

春秋為史法說

陳廷敬

春秋聖人之史也非經也後世謂之經也有史官之史未經筆削之春秋是也有聖人之史既經筆削之春秋是也聖人之史古無此體乃夫子斷自聖心創為義例為萬世不刋之史法也杜預曰遵周公之遺制又曰明周公之志以為明周公之志則可以為遵周公之制則不可栁宗元言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曽不知侵伐入滅周公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栁子可謂知言矣故

春秋者由周公以來未有此體也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曰其文則史而後之人名之曰經名之經者其意主於尊聖人而後世遂專以經尊春秋而不知為聖人之史於是聖人之史法遂亡春秋有達例有特筆達例者史官之史也特筆者聖人之史也聖人之特筆如化工之生物不必駢枝儷葉節節而生之而全體已具史官之達例欲圖日月而繪天地不已難乎曰聖人為史法以詔萬世後之為史者以春秋為法可乎曰奚為而不

可有聖人之才則可無聖人之才則妄也曰然則如之何曰姑為史官之史焉烏知後世不有聖人者出與

勤政說

徐乾學

臣伏讀月令明堂十二室天子以時適居所以法天之行順時之紀勤民事而出治道非獨侈隆其制已也葢古者皇居取象辰極義取自强不息之意焉

今皇帝景

昊天之成命法

祖宗之恭儉凡宮室制度自非國本所關政事所出無替於前無侈於後茲勤政殿在西苑以歲之夏日聽政

於其中每旦接對羣臣批覽章奏少暇則紬繹經典繙閱圖史臣某起家侍從待罪公卿之後常因奏事殿中得奉清燕流覽寓目殿不甚閎敞視正殿絕差前為長廊中闢層軒體製朴畧羣臣仰頌聖德以為唐堯土堦大禹卑宮殆無以過臣深惟天行無息之義以為人主惟能勤而後能儉勤則清明之氣勝物莫投其所好故不與儉期而儉至不勤則晏逸之志勝物得進為之主故不與奢期而奢至由此觀之相

因之理必至之幾也臣竊覩
皇上深宮問夜未明求衣至於日昃不遑上自宮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之未理一物之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業常如一日間者鯨鯢蕩定兵革偃息海宇乂安民生樂業羣工體
宵旰之勤詞人進太平之頌願
怡神暇景閒日
視朝

皇帝赫然震動竦然吁咈益勵憂勞無敢怠惰功業已盛而常懼其荒民庶已安而獨居其痒是以修心遏絶儉德益光漢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竊觀詩書所載雅異於此周公進陳無逸文王日昃終身未閒其以逸樂繼也然則處始之道方自今日載筆之臣豈能紀其萬一昔華林有清暑之賦驪山著九成之碑並鋪張巨麗有乖典則　臣躬述聖德上窺大易自強之義遠覽尚書無逸之訓推陳堯

禹不與之衷發明文王小心之徳雖未能編之詩書亦

庶幾垂示來者謹拜手而爲之説

周禮三德六德説

李光地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

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冑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為之本故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

學而有殊者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為道本其曰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為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閒言之則有婣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為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為不同也行篤則有

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其養之道之實也至於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祇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

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為道本而以學為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為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葢不應

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藴也

敬義說

李光地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葢自一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事者然必以敬為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誥有敬勝怠義勝欲之書太甲成王反乎此而自訟故曰欲敗度無義也縱敗禮

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髙宗之恭黙思道皆是堯舜禹相傳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曾子之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善去惡謹獨之説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葢自養之小學已教以恭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

幾心存理明則遂使之謹獨以誠其身益包乎敬與知而竝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而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充之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充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充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存心養

性云者以為專以持敬言固不是以為有義無敬有察識擴充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充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說也周子通書首言存誠敬之事也下言謹幾慎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佛氏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

也既無義則其直內豈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為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之言尤極剖晰蓋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竝進亦可見矣今人以為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為表裏而未始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

治矣亦未敢訟言謹獨之即為行又復不知其中即有
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
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
可尊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蓋為義而存不
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念慮之起事
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
至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即敬
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為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

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好學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為說章句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驟觀之似略分晰然其意則以為既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說固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

學謹獨章句以意為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偏於動之
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静無有欠闕非
專就發處言也葢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
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即
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
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葢意者
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静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
義利關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為善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為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所發為訓者葢即所謂心之用而主於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皆包動静以立言葢自覩聞以至於不覩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徳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静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内而主心敬非中敬

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為體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為用故可屬乎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葢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陰陽在天地間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默而識之無以執一而𢥠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為發明而又何悖乎

河圖洛書說

施閏章

道渾渾而無形也而或見諸象象顯而不可紀也而或該之以數象數既形而道存乎其中故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天不能祕道散見乎物又或假物之尤異者以呈象數而聖人者仰觀俯察遠取近思於是河圖洛書之說著焉其事至神奇其理則至平也何也天地之道盡乎陰陽有陰陽則有奇偶有奇偶則有相生相代錯綜變化循環於不已皆天地自然之數也自河出圖而兩

儀四象八卦之象皆出其中故庖犧因之作易自洛出書而範之初一以至次九之數悉出其中故神禹因之叙疇其理皆以數見數有多寡之不同理未嘗不一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似異矣而自一六以至五十其相配則無不同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似異矣而同方者分內外異位者同比肩則無不同圖得數之全書得數之九似異矣然圖之有十以五得五而為十初未嘗有十也書雖無十而一

九二八之對皆含十亦未嘗無十也天地之數皆五而圖書皆以五居中其文之所謂七前六後戴九履一者環繞於其外則陰陽奇偶配合以生成南北東西運行以參互者位次若有定而變化無終窮其數皆始於五之居中也虛五之中即太極也圖主生數其中五即具五生數之象書主奇數其中五即具五奇數之象則所謂五十有五與四十有五者皆具乎五數之中雖書之為數似縮其十然河圖而虛其十即為書之四十有五

洛書而積五與十即為圖之五十有五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即範之五行範之九疇之目又即河圖之總數也數之盈乏之或殊虛其中之十五與五則隂陽又各得二十而均也劉歆所謂河洛圖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是也宋儒辨之尤詳至九峯蔡氏謂圖經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覃思極變作範數八十一章而其義理殫盡雖更僕不能數也安侯一一而剿說之哉歐陽氏又起而疑之則吾所不敢知也

要之陰陽一理乾坤一畫羲不待洛書而畫易禹不祖河圖而衍疇程子以謂即無圖書八卦亦須作益言天地陰陽之理已具於聖人之心也若夫易範既成則其通變化而行鬼神者昭然若日星即不言圖書亦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改過說　　汪琬

魏環極先生教予以讀書改過予故為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為剛為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之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為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晝之所為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為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拚護之念復作不曰姑竢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辟之此其執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

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為則將氾濫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忽之於未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埶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反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為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汪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為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為一則誠而已矣蓋古之聖賢微而斂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

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為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説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説也故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為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為食取絲而繅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為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葢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

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惜陰說

陳遷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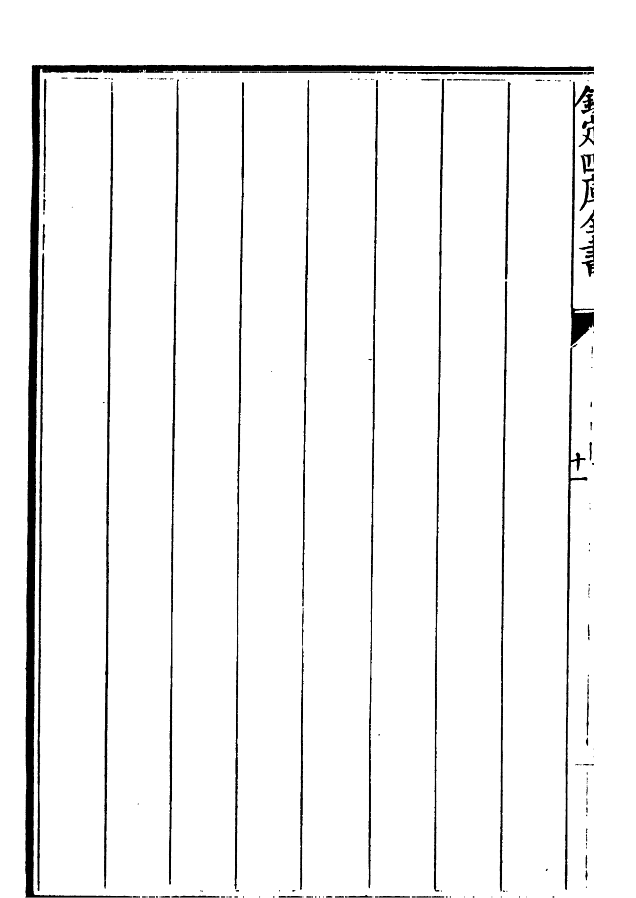
讀史得晉陶侃之言未嘗不肅然興起也大禹之惜寸陰也緝熙光明於道德陶侃之惜分陰也踴躍奮迅於功名要其不自暇逸之心聖人豪傑之所同而已矣夫天與日月循環運行閱晦朔歷歲時統而為元會莫可紀極自其微而察之欲求須臾瞬息之間而不得則皆寸陰分陰之積也古君子之為學也七年而為小成九年而為大成其功非可以旦夕至然而致知力行强立

不迈摩厲其心志調習其氣血觀天察地考證萬物以自通於性命之原者未嘗一日不恪恭震動而或出於玩時愒日之為故其學日以勤而其德日以進自其微而察之豈惟日進而已哉朝而考業晝之所得則有異焉晝而講貫夕之所得則又異焉葢至一語一默一視聽一出入之間新故不相襲而變化生於心矣自其為士而至於為聖賢日新月盛不自知其所以成則皆寸陰分陰之積也其出而為國家之用也事無大小務竭

其力而盡其材前無所諉後無所待不敢有頃刻之偷惰是以所行則必至所向則有功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豈徒才德過人哉亦恃夫惟日不足之精神廹於中而奮於外也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後生可畏皆善言惜陰者也夫禹大聖人也然其與臯陶相警戒也禹曰思日孜孜臯陶曰思日賛賛則寸陰之惜未嘗一息忘也以陶侃之才而皇然淬厲有事則木屑竹頭經其擘畫無事則運甓以自勞分陰之惜可謂得聖

人之意矣然則為學而不知惜陰必不能困知勉行而成人一已百之功服官而不知惜陰必不能負重致遠而成趨事赴功之效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記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詩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言乎時難得而易失也苟或稍自寬假而謂一晷刻之懈初何所損遂至因循漸積日就於荒落而不自知迨其後也即一旦覺悟而茫茫歲月已不可追矣可勝悔哉因為惜陰之

說銘之座以自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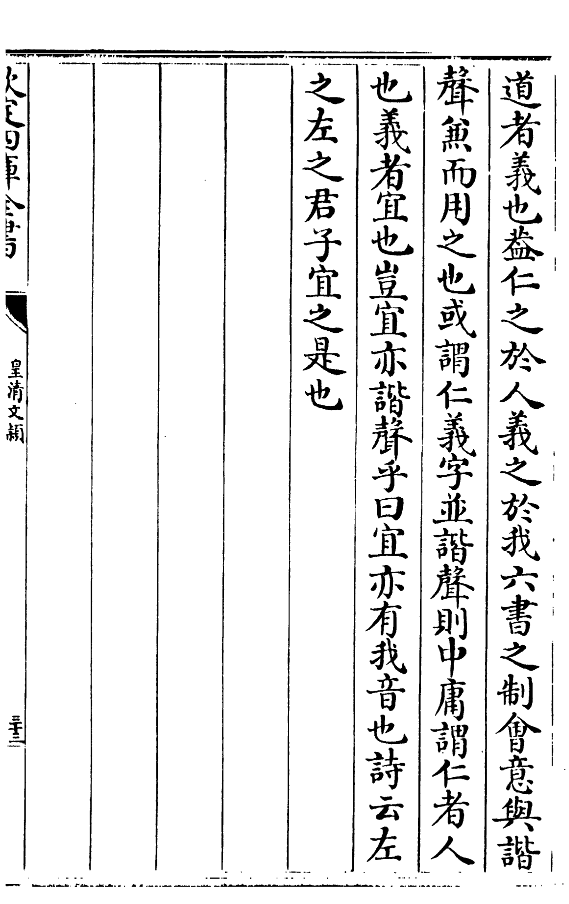


仁義字説

李紱

仁字從人義字從我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惻隱之心嘗厚於已而薄於人故必克乎已而後可以及乎人仁者知有人者也羞惡之心嘗責人明而恕已昏故必不屈乎人而後可以伸乎我義者知有我者也知有人而後為仁知有我而後為義故曰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之字從二從人能兼乎人而後為仁也義之字從養省從我能養乎我而後為義也故說文

義字從我部至正字通始改歸羊部不知字意者也雖然仁之為人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天下共知之而共信之矣董子謂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推之義之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春秋繁露之言未必天下共知之而共信之也且不獨義之觧從我義之音亦從我也書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表記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


道者義也葢仁之於人義之於我六書之制會意與諧聲兼而用之也或謂仁義字並諧聲則中庸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豈宜亦諧聲乎曰宜亦有我音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是也

發明本心說

李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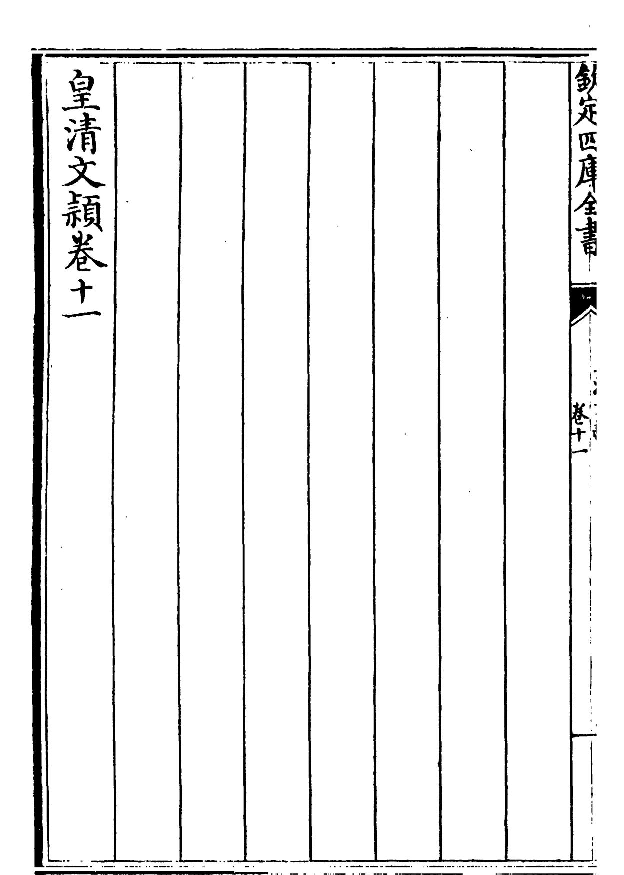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絶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即鵞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其不為頓悟之說也明矣至於發明本心

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即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即所以發明羞惡之心而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則謂之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故嘗因楊敬仲扇訟一事謂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即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即發明之一證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資性諉為不能惟知仁義禮

智皆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此發明本心之教所為不可以已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絕無此說而循序之教則無時不然無人不然正與尚頓悟者相反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或

謂陸子既非頓悟之敎其弟子慈湖楊氏何以專言覺悟曰覺非聖學之所諱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孟子不嘗言之乎惟覺悟之後功夫正多既察識必存養必擴充以四端保四海以親長達天下終身之憂俛然日有孳孳而敬仲一覺之後純任自然故有過高之論梨州黄氏云象山以覺為入門而慈湖以覺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以慈湖為失傳則知陸子之傳不如是矣天下之人試即吾說求之其於陸子頓悟之誣庶

幾釋然已夫



皇清文頴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二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鳳

皇清文穎卷十二

解

禋于六宗解　　葉方藹

六宗之說何其紛然未有定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茫昧而無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水澤即山川

之屬其說又拘碍而難通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于山川矣何為復有地宗之祭乎馬融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既類于上帝矣何為復有祀天之舉乎鄭康成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辰張廸以為六代帝王則不知已該於羣神之徧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則不當獨指為宗廟之祭杜佑作通典以為昊天上帝合五帝而為六

要於上帝之類終爲重複似皆非篤論也惟蔡沈本孔安國引祭法之說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以是爲六宗則庶得之矣竊猶有疑焉何則坎壇雩宗非所當祭也坎壇以祈禳爲事言寒暑之有過不及則禳却而祈求之而已雩宗以嗟禱爲義言水旱之爲民患則吁嗟而請禱之而已是寒暑宜祭於愆期之時水旱宜祭於爲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

也何用乎無故而禳祈嗟禱哉曰如是則六宗者何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謂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莫尊於后土人鬼莫先於宗廟今言望於山川而不云后土徧於羣神而未及宗廟夫后土其母而山川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舍母而祭子舍主而祭賓有是理乎六宗者曰時曰日曰月曰星辰曰社稷曰宗廟爾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矣有社則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以供大社之用

是社稷者帝世之所重也既禋以祭后土而又望於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矣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相次祭告以至徧於羣神則人鬼之屬無不享矣意者三禮皆備而無遺乎學者以禋望皆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一時並舉似非所宜不知禋望各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日不可兼祭乎時東望而祭泰山無庸兼望乎西西望而祭華嶽無庸兼望乎東而何獨怪於社稷宗廟也哉或謂祭法出於禮

記乃姬公之定典今反以臆説明其不然可乎曰古者一代有一代之禮凖乎情酌乎義則同而其制度則不必盡同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殷周且不同而何唐虞之有必舍有虞氏之三禮而别取祭法以為斷此誠不能無惑也

春秋謹嚴解

李光地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為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且如弒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絕罪

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弑稱人弑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盖春秋之為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伸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弑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詭其辭諉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為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為貴族桀大其力足自解脫因

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官吏甘為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慝則無徵直以微賤愚豎充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慝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弑稱人弑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為謹嚴之至

騶虞解

李紱

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後世因以騶虞為西方白虎以配蒼龍朱鳥元武然毛傳又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既以騶虞為義獸矣又以比君心之仁仁與義究安屬乎孔疏稱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

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言得賢多引詩斷章也一發而得五豝猶一求而得五賢賢多則官備按騶虞之詩別未有引用者惟見於節射戴記謂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此自是騶虞本義若以騶虞為義獸仁獸於官備之意何涉乎以其不相涉遂目為斷章盖孔疏傅會毛鄭未可以為定解也歐陽公作詩本義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

司獸也陳氏據射義樂官備之說以証之朱子詩敘辨亦並存其說夫以虞為司獸於官字之義合矣然未見其為備也且文王之囿曰靈囿以騶為囿名他書無所攷竊意騶虞皆官名耳周禮夏官有趣馬掌王之馬政詩所謂蹶惟趣馬者也趣亦作騶戴記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云七騶謂趨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併六騶為七故為

七騶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官名審矣其官至漢猶存後漢書梁冀傳桓帝使黄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注云騶騎士也淮南子云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盖自三代至漢以騶為主馬之官未之或改田獵之事虞人則翼獸而七騶則差馬文王之政對時育物故葭蓬茁而豝豵五騶與虞皆得其人詩

人因賦其事以美君不言文王而言騶虞者不敢稱君而指其侍從之臣如後世稱執事左右之義小雅軍士怨王而呼祈父亦此意也若虞之為官名則尤不一而足自益列九官已見唐虞之世周禮太宰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藪上有虞掌其政令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禮記天子之六府一曰司木注曰司木山虞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命虞人入山林毋有斬伐魯語云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晉語云叔向退名
舟虞與司馬盖山林川澤園囿之官無不以虞名者故
曰騶與虞皆官名也齊詩章句則直以騶虞為天子掌
鳥獸之官然未若分為二為得官備之意若以騶虞為
獸自漢以後始有其說最前者為山海經稱林氏之國
有珍獸名騶虞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亦
似本於山海經然山海經所記皆神仙鬼怪荒忽之事
始見於東方朔對異鳥及劉向對貳負之臣至新莽時

劉歆始上其書於朝方朔事武帝好言神仙鬼怪之事安知非朔輩所偽撰如神異經十洲記諸書乎古來箋釋之書備五經之觧釋鳥獸之名無若爾雅而釋獸一篇若貘白豹虦白虎俱已備著不應騶虞爲西方白虎而獨遺之也吾故一言以斷之曰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

經解

劉綸

臣聞述經於漢以上者以宣聖之表章為斷窮經於漢以下者以考亭之訂正為歸按經之名經不見於經大約秦焰之餘為諸儒敘列各家所係或云莊周天運篇已有治經之目要未可為確佐也昔者孔子刪定贊修六經始著其稱五經者以周末樂亡故至分二禮於戴記為七經則漢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者是增孝經論語為九經則後唐鏤九經本於國子監者是他如五經

五緯為十經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而十一經有孝孫之問對其分十三經者蓋亦自唐始此歷代相傳之大略也蔵經之家則有孔氏顏氏諸人上經之家則有共王獻王諸人註經之家則有安國康成諸人疏經之家則有顔達公彥諸人此又諸經顯晦之大凢也易以卜筮不廢於秦矣而神農連山以首艮得名夏用之黄帝歸蔵以首坤得名殷用之若周人之易雖主宓犧小成而太卜所掌二易蓋並列焉漢世施孟梁邱京之學始焉

或分或合繼焉或盛或微要以論易於四家之前則文王卦詞周公爻詞至孔子而大備論易於四家之後則周子太極邵子皇極至朱子而兼賅也伏生授尚書三十三篇晁錯寫以漢隸是為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傳之安國得孔壁古文多伏氏二十五篇皆科斗字傳之者梁柳臧曾而梅賾上之今天寶定本則衛衡所合定而朱子命蔡沈為傳者也轅固齊詩亡於魏矣申培魯詩亡於晉矣韓嬰韓詩僅存外傳矣就三家而論雖魯詩

較優合毛傳而言惟鄭箋為當朱子駁序後世亦有疑之者然其考衷固不可易也春秋三傳漢儒好尚不一惟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說至為無弊他若鄒氏則無師夾氏則未有書鐸氏虞氏則離合互異其得麟經遺意者非朱子綱目弗善也后倉說禮於曲臺殿凡一百八十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刪為四十六先儒謂大戴旨趣短淺不及小戴此說良然至漢末馬融則補以明堂月令樂記而為四十九篇矣考工一記陳氏

以為不足補冬官之缺而俞廷椿王次點則又剜取地官數職以補之豈不悖哉若夫古禮經五十六篇獻王得之魯淹中矣而二戴黜之遂至亡逸今獨存高堂生士禮十七篇亦復未稱完善朱子所以有請修通解之奏也傳齊論者曰王陽傳魯論者曰張禹自孔氏為傳鄭氏為註而齊論亡自何晏集之邢昺疏之而魯論顯然非朱子則無與集其成也大學古本通體本自瞭貫自朱子章分節解之而今本一變孝經上於顏貞凡十

八章名曰今本隋王劭於京市得古文則又多閨門一章而庶人分為二曾子敢問分為三共二十二章至元宗採輯舊註仍以十八章為定從司馬正議也張揖以爾雅為周公作矣今按本文有瑟僴美衛武猗嗟刺魯莊之句先後失倫似非周公之制揚子雲曰孔門子夏之徒所記以訓詁六藝者不為無見也馮休刪孟溫公疑孟固近不經而陸筠翼之虞允文尊之其說亦未甚備也至學庸二篇禮記中獨為精粹其列諸四子則又

自程朱詮釋經傳始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經學以廣教化服古之士蒸蒸喁喁蓋百
年於斯矣而
皇上復申命開館纂輯羣書折衷萬世所以闡尼山之
奥窔揚巖國之清芬者曷以加茲臣恭讀
聖訓孜孜下詢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謹攄管窺之見以
對

經解

于振

自書契肇興而文明日啓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楚之良史猶能傳之說者曰墳大也三皇之書也典常也五帝之書也八索求其義也九邱九州之志也此載籍之最古者然聖人刪書斷自唐虞豈非以其荒遠而不可稽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不相襲也乃古三墳一書所云山墳氣墳形墳亦有八卦之說葢出於偽作而夾漈信之陋矣當秦之燔籍也易以卜筮獨全詩亡

其六篇或以為笙詩未嘗亡也春秋間有闕文然三家傳錄已多齟齬非秦之咎惟書百篇殆失其半至禮記成於曲臺多後儒所為秦焰之所未及也然則聖人之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雖經焚爇而其光輝炳燿千古不磨至醫藥卜筮諸書雖秦所特留而傳於後者曾有幾耶經也者常也聖人之典也五經分而樂經亡或加以周禮儀禮或益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或析一經而為三或合兩經而為一自漢至唐代有增損要期於

昌明經學非有所軒輕也漢興懸金以購圖籍而河間獻王所得獨多善本以獻諸朝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之音得古文焉兩京四百年間醇儒董如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興鄭衆馬融鄭元之屬及唐之賈公彥孔穎達等皆有傳道解惑之任訓註箋疏之功至於宣帝令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增置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以為榮然梁邱乃讖緯之學以符應得幸圖形麒麟閣則漢之失也易始於商

瞿子木傳橋庇子庸再傳馯臂子弓三傳周醜子家四傳孫虞子乘以至田何子裝是謂田何之易何授丁寛寛授田王孫以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焦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而京房習之非聖人之指費直之易取文言大小象分入諸卦中王肅王弼等註之由是大行費氏行而諸家遂熄然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輔嗣等崇尚清言矜名理而遺象數則偏而不全非程朱後出何以正其失乎書之

今文傳自伏生古文得自孔壁然伏生口授女子而其書反多艱澁孔安國隷古定本之蝌蚪而其文反多平易殆不可曉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梅賾姚方興等傳古文朱子屬之九峯蔡氏而古今合轍矣齊詩始於轅固而翼奉匡衡等傳之魯詩始於申培而韋賢暨子元成習之韓嬰之詩則王食長孫承其流毛萇之詩則馬融鄭元大其緒然毛詩出而三家並微非以其傳自子夏故源遠而流長歟夫公穀春秋亦傳之子夏者也左

氏最晚出而有三長然不得立賈逵言非左氏無足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乃卒立焉立左氏是也所以立者非其道矣公有嚴顏穀有范甯而杜預為左氏功臣康成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猶未免書生之習鄒夾瑣瑣又何足云周禮亦晚出五家之儒皆不得見至劉歆而始顯冬官殘缺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雖不類然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程子以為有關雎麟趾之意朱子謂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雖其間不無可疑

何至如何休蘇轍輩所詬耶俞庭椿乃取五官之屬近於冬官者輯為一卷截鶴添鳬削足適履是向之周禮雖缺而五官尚存俞之冬官雖具而五官並缺矣鄭氏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賈公彥又曰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之二說者宜焉從也朱子以儀禮為本經禮記為義疏乃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而附禮記於後其說㝡當至於后倉所授慶普所傳小戴所删則大戴之書耳若夫齊論魯

論本非逵庭而傳之者張禹為優大學即戴記之篇時有錯簡朱子正之孝經古文出於孔壁今文傳自顔芝爾雅創於周公成於子夏昔人以為九流之奥旨孟子之聖亞於顔淵又豈馮休之所能刪而又何待於虞允文之尊之也哉漢唐以來雖尚經學而其取士時有醇疵我

朝以四子書試士而又昌明經籍洪惟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以為千秋鴻寶至

世宗憲皇帝繼志述事時賜近臣我
皇上道叶羲圖心涵奎壁紹聞衣德稽古右文分頒各
直省學宫俾得敬謹摹刻以便編摩又纂三禮以納天
下斯民於軌物從此四海九州家絃户誦以湺其身以
浴其德以一道而同風莫不由此是我
國家經學之盛千古未有也臣等依
日月而覲
龍光敢不勉陳固陋以副對颺之

盛典乎

經解

杭世駿

自漢以前有六學六藝之目而不立經名唐陸龜蒙謂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㫖不知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嘗自稱經矣六經陳迹之語見於莊子天運篇澤於四經之語見於管子戒篇房元齡注四經謂詩書禮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之語見

於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經謂詩書）是纂修刪定以後已立經之名矣六經始於經解易詩書禮樂春秋是也漢興制氏善為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故立博士祇於五經至蜀文翁使相如東受七經（見蜀志秦宓傳華陽國志云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蓋斯時孔辟之論語孝經已出故也唐初號谷那律為九經庫似九經之名至唐始定而沈約志宋書之百官則云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

語孝經為一經合為十經洎唐劉孝孫作為問對而十一經之名定矣陸德明撰經典序録祇稱九經而亦為孝經論語孟子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末附以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隐故開成刻石長興鏤板亦祇有九經斯時孝經以石臺别行爾雅為書學專習故不兼及耳孟蜀廣政毋昭裔等漸次刊布逮宋淳化始得畢功然孟子尚闕宣和間席旦刻於成都學宫而後備李至判國子監五經之外請修七經之疏以備

刋刻仍未及於孟子也明嘉靖萬歴間南北兩雍前後
幷刻而十三經之名遂徧海宇矣此諸經分合之大略
也秦政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𡨋為殘缺孔恵
藏古文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為之傳遭巫
蠱事未獻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得而上之齊建武四年
有姚方興者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内李氏所獻
泰誓書之古今文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
堂陰陽王史氏惟士禮以后倉周官以河間獻王傳平

帝時又有獻逸禮毛詩左氏春秋者而諸經畢出矣經之有章句者詩則齊之杜撫趙之毛萇禮記則馬融盧植春秋則服虔論語則包氏周氏孟子則趙岐是也其以注稱者鄭元王弼韓康伯之於易鄭元之於三禮鄭興鄭衆之於周官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之於爾雅唐明皇之於孝經是也其以疏稱者孔穎達之於五經楊士勛之於穀梁徐彥之於公羊賈公彥之於周禮黄孟悊之於儀禮元行冲之於孝經皇侃之於

論語孫奭之於孟子邢昺之於爾雅是也其以傳稱者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是也其以解稱者杜預之
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何晏之於論語是也惟鄭康成
解詩稱箋魯申培趙毛公説詩稱詁張華云聖人制作
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劉勰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
以授於後又云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宅情曰章位言曰
句劉知幾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
靡絶孔穎達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呂

恍字林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六經與論云箋之為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邢昺云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惟疏定於唐初其名無所詮解或以為後儒解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也說本亭林顧氏論其列於學官者漢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倉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旋罷不用東漢建元時增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為左氏博士魏黃初中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為穀梁立博士典午受命增十九人至江左復減為九因荀崧之議增至十二曰周易鄭氏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儀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以穀梁淺俗不足置會王敦之難不行宋又增至十六人不

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齊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注孝經沿及魏梁皆置五經博士唐開元間歸崇敬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開成元年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宋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諸科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紹聖元年復

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元皇慶中始制經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設問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以朱子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為主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明仍其制而注疏少衰矣三易掌於周官太卜連山宓戲歸藏黄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黄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吳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

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
以夏易為出於神農周易為出於伏羲與山海經不同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
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康成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内氣也
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彦疏云連山易
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穎達
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鄭
鍔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為雲或以為

山說者未嘗衷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
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偹賈公彦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
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
為周也鄭鍔則兼疏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
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易言易脫康成易簡不
易之義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黄帝一
曰歸蔵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行故謂之周易猶
周書周禮題周以别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說

遂有周為代名之解三易稱名不同如此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寛服生四人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寛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氏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説梁邱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十翼於是遂有費氏之學今

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壁以竹簡寫蝌蚪文朱子疑其較今文易讀又晚出而獨無譌損故吳棫羅璧陳振孫王柏吳澄歸有光羅喻義等紛然皆著辯焉詩分四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間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間殊要之一也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為詩作訓詁傳毛氏行而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魏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鄭樵以為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

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鐸椒虞卿之微見於劉歆七略

蓋爲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果傳禮有五傳高

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后

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曲臺記

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之爲八十五篇戴聖删之爲

四十六篇明堂位樂記月令三篇則馬融所益也禮記

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

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

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宋王安石黄度皆不之信闕而不解俞廷椿王與之邱葵陳友仁舒芬等五家皆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羡今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羡者九地官之羡者十有六秋官之羡者五從其羡而求之冬官皆不亡於是割五官以補之而周官復裂而不完矣儀禮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存者十七篇外有天子廵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三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古大明堂

之禮見蔡邕論元吴澄嘗取二戴禮爲禮經補逸其實與古所逸之禮渺不相合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父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又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有兩

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授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大學在小戴禮第四十二篇原無經傳之分二程子始以己意更之而朱子為之章句董槐葉夢鼎王栢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於聽訟之上王守仁尊信其說為旁釋一卷以發明之其實注疏之本字句脫簡石經之本又出譌撰不若朱子所分節次為

易曉而可習也今文孝經出於顔貞古文孝經藏於孔
惠而古文有二有長孫氏所傳有鄭氏所注顔本十八
章長孫氏多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凡二十二章鄭氏
得於王劭定於劉炫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
亦多閨門一章而先儒所記傳聞互異孔安國爲之傳
者長孫氏之本也以爲亡於梁亂矣隋書經籍志至唐劉知
幾曷爲有行孔廢鄭之説宋司馬光曷爲有指解之書
元行冲爲之疏者劉炫所校之本也曷爲歴五代及宋

待日本僧進獻而始著自晦庵刋誤出而古今文之不同者定矣茂陵郭威以爾雅為周公所制然猶嗟刺魯莊淇澳美衛武皆在周公之後揚雄以為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劉向以為張仲孝友之文後人所足張揖以釋詁為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邢昺疏云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馮休删孟司馬光疑孟繼荀卿之非王充之刺而加甚

者也陸筠翼孟虞允文尊孟仍劉軻之舊闢李覯鄭原蘇軾之論而辨之者也中庸自漢儒已有為之説者藝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制旨作中庸講義故其理較大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元豐中紬出列於四書朱子為之章句或問輔廣饒魯為之發明章旨以暨元明諸儒析文約理何啻百家我皇上接道統於唐虞闡微言於洙泗由脩齊以致治平西山眞德秀瓊臺邱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所取也夫

皇清文穎卷十二